佛祖統紀

廿七之八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29
9

淨土立教志第一　佛祖統紀卷二十七

大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蓮社七祖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 慧遠師道安法師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 善導云是彌陀化身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 承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 法照善導後身師承遠師

五祖新定臺巖法師 少康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 延壽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 省常

四明石芝曉法師取其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爲七祖今故遵之以爲淨土教門之師法焉

山門禪定蘭若藏本

F0229-(9)

在凡具惑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師之言
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縁生故想成相起唯
色唯心故當處顯現斯觀佛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
意者能行之至若稱唱嘉號瞻禮尊容讀誦大乘持
奉淨戒皆淨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
世仁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績然則若定若散
若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雖登臺之有金銀入品之
有上下至於趣無生而階不退則一槩云耳悠悠末
代滿願行而升安養自盧山而來傳往生者纔三百
人意遐方外域不及知者奚若河沙之多是知此方
學佛道者機跡障重未聞有成而獨於念佛之宗無

間僧族皆足以取一生之證信矣哉撰淨土立教志
法師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
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
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
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
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眞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
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粃音比穀不成）遂與母
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
沙門曇翼（此自是北人非盧山入社者）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
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
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

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
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
師南遊襄陽值秦將符丕爲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
往耆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
無訓敕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
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
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閒曠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永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
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
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
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

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
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
可棲神願毋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
沙布地楩柟文梓充仞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
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
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絶而所居
盡林壑之美背負鑪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
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疊嶂九層包藏仙迹)別營禪室最
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
化毒龍瑞迹欣感于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

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采圖寫望如煙霧復製五銘刻于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見盧山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荊楚爲之謠曰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

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堂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光居西林）慧持（遠師同母弟）道生曇順（並羅什門弟）僧叡曇恒道丙曇詵道敬（並遠師門人）佛馱耶舍（此云覺明罽賓國人）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名儒劉程之（號遺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歡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

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嘗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輙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此流泉。（後人名其處曰聰明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禮敬。（王謐有書往反）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詩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在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

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上方峯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遺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

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嚮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説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

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玄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玄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能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何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

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泥洹即涅槃翻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絶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内而不可並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玄簒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

情故令與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當是禮記小記大記四制等篇）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亦此類也）釋慧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華漏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嘯可得爲乎

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徹唯而止師居山三十年
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
三觀聖相沈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
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
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
四支流注上下演説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
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
佛駄邪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慧永（義熙十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六年先逝）
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晩師語法淨
慧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
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

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
便欲絶迹外縁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
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頹今年已八
十三矣仰尋違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
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
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吾神理不
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
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
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
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于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
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寺

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鼓酒治病師曰律無
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
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亭銘賛詩記凡
十卷號廬山集（刻梓在藏府）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學
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
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晉高祖天福四年也）大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法師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河綽禪
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
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
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發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

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出則爲人演說淨
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
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
不經口凡有親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
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絶三
衣缾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俗傳
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
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
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
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
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化偈曰漸

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萬堂豈免衰
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
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
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
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
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聞滻水聲
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後有法照法
師即善導和上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荆州進學于玉泉眞
公眞公授師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

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
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
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爲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
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
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巖石下人遺之食則
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
自幽都來求厭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
以爲僕從而媟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
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丕勤誘掖以
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
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宗朝申詔褒

立是爲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月終于寺壽
九十一柳宗元爲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爲
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
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
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
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
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
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當是五日爲一會耳）感翔雲彌覆
雲中樓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
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

覲大聖今何輙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
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
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
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
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
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菩薩
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
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
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
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
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

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尚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觀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巖磐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尚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月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

當大歷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時法照爲國師

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蕖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攜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遽答曰我佛釋迦誰不爲敬父母愈敬異遂舍令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唐貞元初至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籍放光

採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
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
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上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
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
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
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嚴州）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
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
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
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
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
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衆行

道師毎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
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
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屬
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
曹此時能見光明眞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
人爲建塔於臺巖漢乾祐三年夫台韶國師勸人重
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爲後善導云

法師延壽字沖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
畢吳越錢氏時爲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鰕放生事
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命
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

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詔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鷃(音晏玉篇鷃雀)巢于衣裓(古得反衣角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鬮(音鳩音久手取)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本朝太祖受禪之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居永明(今淨慈)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獻物敘弟子禮師以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爲

書百卷名曰宗鏡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尤得其要師既亡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此禮耳崇寧中追謚宗照禪師見本傳龍舒文臨安志

法師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遁無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且為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丘同志復千大衆有以見西湖之擬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孤山作白蓮社主碑以紀盛績翰林承旨宋白撰蓮社銘灊使孫何為之記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于烏窠禪師之墳側

蓮社十八賢

東林慧遠法師安法師門人

西林慧永法師安法師門人

慧持法師遠師弟安法師門人

道生法師羅什門人

曇順法師羅什門人

僧叡法師以下五人並遠師門人

曇恒法師　道昺法師
曇詵法師　道敬法師
覺明法師 梵僧佛馱邪舍　覺賢法師 梵僧佛馱跋陀
劉程之 以下六人並遠師門人　張野
周續之　張詮
宗炳　雷次宗
蓮社百二十三人 錄其可見者三十七人
曇翼法師 以下五人有傳　曇邕法師
僧濟法師　慧恭法師
法安法師　法淨法師 以下五人見東林傳
法領法師　慧寶法師

慧要法師　僧徹法師
慧然法師 以下二人見廬山集　曇威法師
道泓法師 以下二人見持師傳　曇蘭法師
法業法師 以下四人見跋陀羅傳　慧義法師
慧嚴法師　慧觀法師
曇果法師 見邕師傳　元弼法師 見濟師傳
僧光法師 以下三人見恭師傳　慧堪法師
慧蘭法師　闕公則 有傳
畢穎之 見劉傳　孟懷玉 江州刺史以下十一人並見廬山集
王喬之 臨賀太守　殷隱 晉安太守
毛脩之 黄門侍郎　殷蔚 主簿

王穆夜 參軍　　何孝之 參軍
范悅之 孝廉　　張文逸 處士
孟常侍 二人失名　　孟司馬
陸脩靜 簡寂先生傳
不入社諸賢
陶潛 彭澤令　　謝靈運 康樂公
范寧 豫章太守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 見前蓮社六祖傳
西林法師慧永河内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
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

及遠師爲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
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以
奉師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峯頂
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
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指伊爲立東
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
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
師以杖指馬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
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爲禱之尋愈鎮南將軍
何無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
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脛 形定反 膝骨 荷

鎮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寝疾忽斂衣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納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爲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毗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孰愈甯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况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遣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閣經籍付道泓西閣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蹤焉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

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
仰神悟掌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
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眞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
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
論並籠單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
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
徒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是涅槃正因闡提
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
以為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
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
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
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
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則說
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
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
龍光師於寺請罽賓律師譯沙弥塞律傳於世既而
辭衆復投廬山頂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
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
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著
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弘范泰顏延之

並抱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
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麈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
趺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此日葬于盧山
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翫味師乃
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
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
頓悟不受報等論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家承訓羅什講釋群經妙盡
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盧山同修
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
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

秋七十九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
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
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
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
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
相見什喜遂用其文叡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
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
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
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
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

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爲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内一金蓮華倏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誦説内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昞穎川人陳氏幼出家爲遠公弟子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爲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説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録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加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絶春秋八十

法師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毎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禀一戒以爲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

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
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
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法師佛馱邪舍（晉言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
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攣躄（音聯躄手拘足跛也）巫
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
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
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
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爲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
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爲諸人重
至三十猶爲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衆

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呪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前四並同後一是符印明）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毗曇
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
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
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
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
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
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唯聞疾風流響
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
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續何可使入
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

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
譯出十誦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毗
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
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法師佛馱跋陀羅(晉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
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爲沙彌年十六博學群
經深達禪律常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戸禪
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後益
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
嚴至罽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

眞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孰能遂我所請流化東
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
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于青州東萊聞鳩摩羅
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
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衹說得果中色空不說
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
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往
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
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倶發衆謂妄
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倶發至
廬山香谷茇舍而居(茇蒲曷反詩召伯所茇注草舍)時會蓮社遠公

謂師被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熈十四年吳郡内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自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鐫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搉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

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胷出卍字（卍音萬是佛具萬德之相）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迨數百徧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卧牀上面西合掌氣絕敕子雍積土爲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感應事迹甚詳）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昏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爲銘野爲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

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冥絶遂終身
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
士俱不就以熬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
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
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
至都間館東郭外乗輿行幸問禮經懺不可長與我
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士
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
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
痺不復甚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頵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耆墳典雖耕

鋤猶帶經不止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便悅以其
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吾屈志就祿
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
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授諸子
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
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辟為主簿答曰棲丘飲
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
為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間居絶俗劉裕辟太尉掾
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敕南郡長時致
餼賚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

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頂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矣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者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熙

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疎略復爲詳補今歷考盧山集高僧傳及晋宋史依悟本再爲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爲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盧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采服五采也綵俗下采薇采取也作採俗)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舍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遥爲案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于朝敕建法華寺(今天衣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爲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毳因名曇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盧山依

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
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
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邑忽見一人著袷衣音夾衣無絮
風神端雅從者三十人來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
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嚫禮謝
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
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
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
元弼隨僧行道頃之夢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
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

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
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
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
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
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
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眛眛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
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治洄何
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
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
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

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晩耳。恭於
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廬山集 有恭道

人臨終感應事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誦説。兼習禪業。律身持
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
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
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説法
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
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舍為寺業。
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牀前云。此
下有銅鍾。寤即掘之。果得二鍾。取青成像。而以銅助

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闕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
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
空中有聲曰。我是闕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
言訖無所見

陸脩靜。呉興人。蚤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
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
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
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宋泰
始三年。羽化於京師。賜諡簡寂。以故居為觀。雲笈七籤本傳
云元徽五年化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一云元亮晋大司馬侃之曽孫少懐高尚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爲實録初爲建威參軍
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
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郷里小人邪解印去縣
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晋世宰輔之後恥復屈
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
世號尋陽三隱嘗言夏月虚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
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
具毎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
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
往許之遂造焉忽攅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
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功晋室靈運爲康樂公主孫襲封康
樂公文章爲江左第一應爲江右指金陵也嘗著木屐上山則
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嘗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
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
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爲東西二池
靈運嘗求入社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寧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覧時浮虚相扇儒雅日替

甯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
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輙諮訪之出補豫
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功用弥廣刺史王疑之上
言抵罪免官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甯竟不能往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三
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書生二十一欲度江
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鯁有志不遂於關右遇釋道
安一面定敬以爲真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
場沙門曇翼每貲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
法師籍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堅
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倶
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
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
巖同契不命而景響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
順足不越山栢氏以震主之威力爲屈致法師確然
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
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俛而順焉既道漸
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夫道深德廣
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
歷年莫正禪法甘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
法師深存廣圖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

經本論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
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
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
論理深辭婉獨抜懷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
新經便闇與理會若夫温心善誘發必遠言栖寄林
嶺遊與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
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可樂矣
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槃恬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
十三命盡絶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
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咸
風徽之緬邈復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

曰九流並眞三乘歸佛道徃絶迹慈還接物孰是發
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
徃若人乗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
谷訓徒幽壤泰皇雄感蔽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
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
峻若隔近絶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
哲嗣之有人實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拂
故法性増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命盡宗領理
湮寒暑遞易悲欣阜壤秋逢四轉春鴻五響孫松獨
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
朔康樂公謝靈運撰

廬山法師影堂碑

天之高哉日星垂其耀地之厚哉山岳鎮其維禀兩
間之氣分五行之秀而得預稱於三才者其爲人道
之最靈者乎至若邁德宏域轢神慧境焯迦維之絶
照挹甘露之玄津並名岳而亦崇躡扶桑而不息則
慧遠法師其人也法師鴈門樓煩人賈氏釋道安之
門人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
杳眇前秀鏗鏘令聞者矣夾心士骸而神機天發金
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律儀氷澈不生不
滅而禪性嚾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照而
遠方翹首修不共法而恂軫大悲熏般若智而寫諸

梵行故能誘納衆善發法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
雨施物而咸潤誠所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陀利
華性非外染之爲義也自晉氏太元九年法師始飛
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風遺澤逮
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溪爲釋氏龍門盧阜即搢紳
闕里也皇唐貞元十有一年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
良秉明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
臨擊壤之人以無爲爲政政克用乂巡穡外野指途
中林敷衽禪關式瞻遺像喟然歎曰斯名也寒暑不
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瑣行纖節尚
崇植楹無正位居室豈尊美若茲而寓形在壁乃與

寺之上首熙怡律師圖建勝宇用昭眞相旌美樹善
二謀同心說徒勸工成之匪日繡甍雲聳暎容景彰
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意表
豈止慧義懾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醉哉故
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
激識不能立清祀揚妙範篆芳金石敬贊二美乃爲
之銘曰粹靈純綸寔惟至人含德擒耀昇陽發春道
光海域幽遯岳濱六髦囊籤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
留事往百億神遊悁沙化廣昭昭遐軌冷冷末響慧
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仰味芳風思覯遺像求
之列墉爰建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義地廣山崇唐

大中八年七月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綱徒衆立

東林影堂六事

法師事迹誠多矣學者鮮能發其義使世不昭昭知
先賢之德予竊閱之了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
舊錄最愛法師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
影堂以示來者陸脩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過溪是不
以人而棄其言也陶淵明湎于酒而招之令入社蓋
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陁高僧異說被擯而反延譽
之蓋重有道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
歿於荊蓋識其器而知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
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自固於

節也凡人之情莫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黨勢而欺孤飾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為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為人尊皆交醉卿之徒乎孰有自屈己學禮斥逐之客而推其為大賢乎孰有蚤明風鑑拒盛名之士而識其不令終乎孰有不避禍患睇故舊而信其義乎（信伸同 自信同）孰有不懼威武抗僭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太獨出於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扶荷至教張皇聖道垂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賢與偉乎哉大塊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也遊龍翔鳳下揖巢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公之風儀也白雲冊璽玉樹瓊草公之棲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敬瞻遺像超然遐思願以弊文書于屋壁大宋慶歷元年仲春鐔津沙門契嵩書

淨土立教志第一

淨土立教志第二　　佛祖統紀卷二十八

大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往生高僧傳

晉嘉祥慧虔法師　　宋江陵曇鑒法師
宋江陵道海法師　　宋淮南曇泓法師
宋東轅道廣法師　　宋弘農道光法師
宋交趾曇弘法師　　齊高座慧進法師
梁廬山道珍法師　　北魏壁谷曇鸞法師
北齊洛陽慧光法師　　北齊晉原法琳法師
北齊鄴都僧柔法師　　北周長沙慧命法師（法音法師附）
北周多寶僧崖法師　　隋廬山智舜法師

隋河東智通法師　隋麻谷眞慧法師
隋南岳慧思禪師　隋天台智顗禪師
隋枝江慧成禪師　隋仙城慧命禪師
隋章安灌頂禪師　隋尾官法喜禪師
隋天台等觀禪師　隋碧澗法俊禪師
隋開覺道喻法師　隋汾陽壽洪法師
隋國清法智法師　唐博野善胄法師
唐揚都法祥法師　唐興善明瞻法師
唐壁谷道綽法師道撫法師附　唐魏州道昂法師
唐虎丘智琰法師　唐蒲州神素法師
唐浚儀功迴法師　唐并州惟岸法師僧童附

唐江陵法持禪師　唐慈愍慧日三藏
唐成都雄俊法師　唐并州僧衒法師
唐悟眞啓芳法師　唐悟眞圓果法師
唐襄陽辯才法師　唐重林自覺法師
唐丹丘懷玉法師　唐虎丘齊翰法師
唐吳都神皓法師　唐西河僧藏法師
唐泰山大行法師　唐荊州惟恭法師
唐臨淄善道法師　唐長安寶相法師
唐鄭州智欽禪師　唐終南法順法師
唐千福懷感法師　唐會昌德美法師
晉石扶風志通法師　宋錢唐紹巖法師

宋水興守眞法師
宋寶雲義通法師
宋慈雲遵式法師
宋神照本如法師
宋淨慧思義法師
宋淨住從雅法師
宋慈行智深法師
宋樝菴有嚴法師
宋桐江擇瑛法師
宋一行宗利法師
宋憲帝仲閔法師

宋慈光晤恩法師
宋法智知禮法師
宋興國有基法師
宋廣慈慧才法師
宋辯才元淨法師
宋仙潭若愚法師 則章法師附
宋神悟處謙法師
宋明智中立法師
宋淨住思照法師
宋慧覺齊玉法師
宋霅川瑩珂法師

宋超果靈照法師
宋淨慈宗本禪師
宋靈芝元照律師
宋長蘆宗賾禪師
宋靈芝思敏律師
宋化度法持律師
宋七寶用欽律師
宋錢唐惟湜法師
宋淨光沖益法師
宋阮社晞湛法師
宋法安太微法師

宋四明可久法師 開元文法華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會稽道言律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明慶行詵律師
宋延壽慧亨律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報恩仲明法師
宋雷峯法宗法師
宋淨住曇懿法師
宋法安思聰法師

宋木訥了義首座　宋資聖慧誠法師
宋南祖祖南法師　宋廣壽法因法師
宋智涌了然法師　宋真教智仙法師
宋北關思淨法師俞彌阤　宋假名如湛法師
宋西山思慈法師　宋寂光淨觀法師
宋法慧剎先法師　宋普靜師安法師弘華嚴
宋覺華如寶法師　宋永壽顯超法師
宋千步有開法師　宋興福道生法師
宋嘉會若觀法師　宋龍泉覃異法師
宋祇園智印法師　宋湖心元肇律師四明
宋極樂戒度律師　宋圓辯道琛法師四明
宋牧菴有朋法師　宋慈室妙雲法師四明
宋雪溪晞顏首座四明　宋南湖了宣行人
宋南湖善榮行人　宋明心祖輝法師
宋塔山如鑑法師　宋福源祖新法師

往生高僧傳

慧度。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誦導用奉彌陁。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度公耳。度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曇鑑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且趺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曇弘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焚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至去

慧進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障部帙既滿病亦隨愈聞空中聲曰汝事已辨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念佛而化

道珍梁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艤浮海閒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且則知珍遷化

曇鸞初爲術學就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遂焚毀仙經晝夜專誦觀經修三福業觀

想九品北魏主嘉之號神鸞敕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敎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之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向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慧光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謦欬言氣俱盡

法琳晉原人常誦觀經輒見一僧大身在前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衆就視之即席而化

僧柔學方等諸經齊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爲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北周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爲淨土友一夕攜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爲貪生西方有期喜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衆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共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

也坐亡之時衆見寶華紛紛師披納執錫口鳴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西去

智舜入廬山蹤遠公脩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隋大業初

智通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讃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淒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聖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于懺堂衆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眞慧隋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粒築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二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頂之聞鐘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慧思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佛彌勒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歲豁然大悟法華三昧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後將順世即集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顗居天台初往大蘇山禮思禪師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授法華三昧三七日法誦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豁然見靈山一席儼然未散後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寂令唱

無量壽佛及觀經首題合掌讃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文曰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

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成乗蓮華上隱隱西没

慧命夫台仙城人臨終識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領衆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灌頂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法喜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衆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趺坐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終

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道喩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喩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

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
光明滿室
壽洪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
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
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下光映
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衆
爲具之食訖無他異衆疑其悔宿房以候之夜未央
忽安坐牀上念佛而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
謂天曉已上並階時
善冑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

夕疾中候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
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
言訖而亡
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
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闍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
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鼓翼祥儼然而化
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
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
僕射房元齡杜如晦皆會焉日過午整威儀遽曰佛
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

七萬徧爲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爲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鸞空中乗七寶船謂綽曰汝淨土堂宇已成衆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掛忻仰歎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揖淨土爲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道昇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升高座誡飾徒衆遽揖曰彼天衆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所願若淨土相迎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彌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於是捧鑪叩首陳處忽鑪墜而化

智琰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神素居蒲州論阿毗曇成實論願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功迴淩儀人行普賢懺身不苟者三十年一日普賢來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晩年專講法華每至藥草喻品天輙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願回所詮之益得生淨

土蹤成五色異光照其室迴日得於此時乘光見佛
願足矣乃繫念西想不食而化

惟岸并州人常修十六觀門曾因出龕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得覩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無聲

法持江寧人貞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常繫念淨土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骸松下令諸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遶山旛出異光以燭其室

慧日泛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祈請者或現身日絶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達長安進佛眞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

雄俊成都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罷僧入

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衆多畏避之後聞經云十念
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賴有此耳自後當造非口
輙念佛然若存而亡猶伶倫之爲戲一夕暴亡冥王
曰誤追汝也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
驅入地獄後大呼曰十念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
重罪況我未蘇五逆十惡又多念佛豈當至此獄卒
不敢陵逼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謂曰汝念佛本無
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厲初心後屢以語人時謂之地
獄漏網後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向華誦之後
喜曰汝見親知當言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毋以
爲地獄漏網人也語頃即坐脫

僧衒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綽禪師
聞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
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
我寶手喜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時啓芳圓果
二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眞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
手誓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
益茂芳果慶抃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
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煇映芳果
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又見寶旛珠
網有梵僧御寶車中謂曰吾法藏也故來迎汝芳果
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

讃淨土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
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謂芳曰此皆
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
聞鐘聲芳果曰鐘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辯才襄陽人潛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
戎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
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
趺坐而化衆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自覺居平山重祚院爲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禪感
掌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
衆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
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
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
守願勿易利物爲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
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於像
前加趺而化
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飛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
淨土諸經遍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聖衆有擎銀臺而
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臺隱師彌加精
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
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
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

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
西下迎玉而去
齊翰居武丘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見淨土
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蕖輝映兮寶光
隨乘光西邁兮僧者誰初師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
上舍生何乃抱病師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日瞻
聖像而亡
神皓於吳郡結道俗爲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
退之時以爲栴檀林中常才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
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
化香氣滿室

僧藏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餧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
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
歿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
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大行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晩歲入藏
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彌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
覩流離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僖宗聞其事詔
入内賜號常精進菩薩封開國公後一年流離地復
現即日右脇而終異香旬不散肉體不壞
惟恭荊州人常事酒博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
靈巋跡頗類之荊人嘲之曰靈巋作盡業惟恭繼其

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恭聞之曰我佛閔我造
惡援我塗炭豈有地獄之入一月恭病歸出寺有所
往逢少年七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佛狀曰我來自
西方惟恭上人寺何在歸指之即於懷出金瓶取蓮
華然拳漸開蘂蘂出異光望寺而馳歸大驚不敢回
顧次月回寺則恭已夕亡歸因感悟卒守名節爲高
德云

善道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
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躅豁然增思後
遊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覩寶閣瑤池宛然在目
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月綽請觀

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掌安佛
像在簷廡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嘗於佛前懺又掌
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嘗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
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
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
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
忽微疾即掩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寶相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過
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囑諸徒曰
念佛爲業西方相待

智欽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後於鄭

州阿育王塔放光燒臂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
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乎空中聲云來
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幡華寶
蓋騰空飛下欽應時化去
法順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讃
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
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
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德美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別般舟一夏不坐
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遍禮七衆或節衣食

內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壽
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已上並唐時
志通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巖
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巖下若
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整心登巖曰餘生可厭太願
已發惟海衆菩薩同相接引奔投而下適在蒙茸草
上久之復甦寺衆舁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
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乃
起禮佛趺坐而化 右晉
紹巖居錢唐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生淨土
一旦有蓮華生于陸地巖誓焚身供養西方三聖其

越王假力勸止之文往投身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
足漁者救之得不溺呉越主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
居之一旦見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然坐化
守真求與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
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
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
入殿供養就座而化
居恩嫡孫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
出乃絶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三遶之曰吾灌
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汝日恩升
座說止觀指歸即座面西而化衆聞空中絲竹之音

依佛西去
義通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常呼
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故鄉諸人皆當
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脇念佛而化
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
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歳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
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
後於歳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衆說法驟稱佛號
數百聲奄然坐逝
遵式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住四明寶雲
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居天竺靈山於

寺東建日觀菴爲送想西方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懺儀爲杭守馬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傳後居草堂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

有基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爲弟子廣談圓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壯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歎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誦經之餘集百人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尊容如生有蓮華產于塔前

慧才號廣慈晩居雷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至臨終果書偈而西趺坐而化

思義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號辯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焚香供佛左

三右二專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
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脇吉祥而逝
從雅學于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藏彌陀經十藏金
剛經四藏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過自餘誦經禮拜無
虛日誓生安養主客楊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
之（此文並用天台十疑論中之義）後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
中奏樂室內聞香
若愚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
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
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
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諷十六觀經端坐默聽畢忽云
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本是無家可得歸
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
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
蓮華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共二十年專
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
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
紫雲向西而沒
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
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
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

而化
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晩居檀菴專事淨
業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爲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
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
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
六觀堂爲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
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含笑言曰吾
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擇瑛桐江人依經論辨專雜　修以示往生之易又
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稱阿彌陀佛眞金

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思照受業錢唐淨住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
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彌陀經十藏法華一千部唱
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
即起念佛懈怠之人聞聲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
道俗繫念三聖常及千衆終師之世凡三十年一夕
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日
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晩涌身合掌厲聲念佛趺
坐結印而化
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
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謂大智

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掌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齊玉號慧覺初於霅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淋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爲我集僧念佛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仲閔所著教義號慧章集三衢人受業於祥符升師子座見銀臺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受業霅州璪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受業酒灸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闕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淋讀之凡讀一傳爲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靈照。住華亭超果。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常二萬
人。夢中見三聖。跪問之曰。靈照一生。期生安養。可果
願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一日臥疾。謂
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面西趺坐而化
可久。居四明。開元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甦。語淨
土事。與十六觀境不異。見蓮華臺皆標合生者姓。名
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教院熏法華當生此中
次一金臺云。明州久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
十二居士。合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
此中。語訖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孫
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葬

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
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
逝。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
慈本禪師。又資福義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
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
小蓮華無數。擬是以待受度人。或有萎者。云是退墮
之人也
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
歸杭州象坞。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
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
而化

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一日會弟子諷觀
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
聲
道言會稽人靈芝之高弟專修淨業臨終數日前見
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俗念佛
三晝夜將畢自升座説法爲衆懺悔至曉即座而化
宗賾住長蘆作蓮華勝會録勸人頌名念佛忽夢白
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兼筆問其名曰普慧書
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
以聖賢幽賛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
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
友待多時救拾身心好歸去自想心存望聖儀直須
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華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
頌最在人口（蓮華勝會録文及淨土頌十觀頌並見所著葦江集）住普會時
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
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惟月居諸曁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
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可高
八尺駐立空中言訖而化
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日偶疾
請衆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室臨終念佛聲
出衆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異香郁然

行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于大智住明慶二
十年偶寢疾即設像命徒繫念數日忽起索三衣自
唱彌陀經厲聲念佛加趺而化
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爐二指增受戒法造
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咒願促閻浮之
壽登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哭慟懇告願垂接引念
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
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臨
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
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

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衣遠
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回謂其徒曰孫君已往
吾亦當行即請衆念佛復云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
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欽居錢唐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衆曰生弘
毗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
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聲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
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
掌西望加趺而化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
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諷彌陀經就榻

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顧嗒然而化

惟湦錢唐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華嚴法華諸經計之總二萬卷晩年誦彌陁經二十歳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撿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爲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沖益居錢唐淨光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彌陁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衆助念佛誦彌陁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西望而逝

驌湛山陰人少爲儒生忽厭世出家與鑒行人於院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作印而化

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爲業晩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華其大如屋又一月梵僧到牀閒訊夜半衆聞

念佛聲低泊然長往
大微皃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昔誦
及受具願尙門念佛為不退僧常縱步後山忽聞划
船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嬉有凌監簿者亦修
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子見
微曰明且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完耳翌朝人
怪其不起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加趺地
上而化
恩聰居錢唐法安曰誦蓮華二部餘刻念佛未嘗談
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
曰恐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終時留聞有蓮華可驗

越二夕命聲磬念佛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留
前一掌許有文紅潤若開敷蓮華之狀
了義號木訥鐘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適金陵
見保寧璣公聞法開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扁曰眛
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檗挽其偕行一夕
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接以金臺越三
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請五臺忽覺隨眾菩薩後
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
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慧誠居錢唐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
親覩佛容潛於山岫積薪為龕入中念佛縱火自焚

祖南岳南岳剌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
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
生安養末年血乾骨立念佛之聲不絶一日至方丈
相對無別語即座而化眉間迸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住四明廣壽三十年眞心淨業偶在衆集衆諷
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
爲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
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予然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日
爲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衆集衆說法大書
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奇不自勉即沐浴

更衣集衆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儼焉而化能仁
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天表
智仙號眞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年歷十二
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
而坐脱能仁行人皆聞般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居錢唐北關姓俞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
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弥陀佛先見佛光遂悟
筆法之妙人因號俞彌陀建藍院名妙行飯雲水終
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索臨
終香供佛加趺而化異香經旬
如湛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烏鎮塔院日誦蓮經

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化。所著教義號
假名集
思梵居西山。日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
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
沐浴坐龕中集衆端坐而化
淨觀居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
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華。次日黃華
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衆誦
經念佛頌之。即脫去
利先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咒念佛。至中夜其聲
哀切。仰訴娑婆極苦。願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

十年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衆念佛。西向凝望端
坐而逝
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
土。二十年朝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
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受業雲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待生
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又建立佛像願求往生。
年八十一。請衆啜茶言別。遽聞鐘鳴一聲。衆皆驚異。
即向西加趺合掌凝望而化
顯超博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織迹持咒之法。濟病
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求壽常住。後病中見佛

菩薩前迎蓮華徧滿伎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久一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加趺而化

有開居雲川千步寺尊修淨業旦暮不忘於歲且請衆念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

道生居常熟與福進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財米即集衆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臥旁書偈坐亡

若觀居烏鎮嘉會結十萬人念佛人各十萬聲期先得生者次第汲引師誦法華光明二經日滿百部二十年中誦滿六十萬部誓與群生莊嚴淨業一日空相來訪相陪齋食忽索筆書偈趺坐而化

覃異居餘姚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普賢行法彌陀經各萬卷靜室禮佛不舍晝夜忽微疾集衆告曰吾安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智印居雲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旦夜無間病中集衆諷彌陀經畢加趺合掌而化

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垂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廣遍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

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飛度習律受業攝心晩住餘姚極樂病中作遺書別
士夫道舊命衆誦觀經至法身觀厲聲念佛加趺而
化
道琛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
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
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二日示疾願平月一毫
之善回向淨土集衆諷觀經不絶七日謂首座曰吾
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
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
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號牧菴住南湖一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
至真法身觀復令大衆念佛留偈坐亡
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菴一
且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辦香藏之三十年矣擬
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
陳意就座而化
睎顏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晩年居桃源厲
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嘗爲小軒曰憶佛作偈有云
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
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自憐億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
我心誰道萬金為客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

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巖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冀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衆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悒哀之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哀香涎愈滋闍維之勳舍利無算
善榮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閱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諸經造彌陀像遇法會則拈施自畫水墨觀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衆諷普賢行法經彌陀經念佛聲中加趺而化時以爲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郡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如鑑四明塔山兩閣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晚年菴居忽示疾請鄰菴諸僧繫念面西加趺含笑而化

祖新受業四明福源。布衣疏食。爲行清苦。去寺不遠
有大姓方氏。以菴延之。乃於福源。創淨土院。造像栽
蓮。月三八。集道俗。繫念。一日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
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枯腸欲得索麪一椀。主人如其
欲。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
像。即歸菴集衆念佛。遂出衆。問訊曰。祖新已拜辭如
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丈。今別衆道友。十五日畢定
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蚤得相會。即趺坐念佛。遂
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淨土立教志第二